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大字
足本
後八仙圖全傳

昆明市慶雲街六號
雲南金鏗文書莊發行

韓文玉

張德輝

趙銀棠

張大帥

八仙圖全傳





後八仙圖

盤古天地開化圖

三皇五帝年鑑字

煉石補天女媧府

伏羲畫卦馬負圖

堯傳舜位號聖主

禹平水土九河通

成湯放桀南巢上

伐夏救民水火塗

紂王大戰黃飛虎

岐山丕顯文王謨

文王伐紂血流杵

四方獻納屬樓梧

周朝天下八百數

列國紛紛起荒蕪

戰國好動干戈舞

魯國尼山出孔夫

霸王自刎烏江死

三國漢鼎魏蜀吳

劍斬蟒蛇漢高祖

王莽篡位上皇都

劉秀南陽受盡苦

文臣武將盡忠扶

迨至隋朝楊廣主

楊州觀花命嗚呼

李淵本是真命主

始到國基隋亂除

後出九龍並二虎

水擒楊公洞庭湖

宋王天子多威武

君正臣良上下和

歷代帝王輔黃土

多少英雄喪冥途

前朝後漢我難數

且把新文表根由

前朝有个貞節婦

表得芳名上得書

他的終身受盡苦

說來人人吊淚珠

此書听讲全一部

這是當年八仙圖

話說化南蘇州有一秀士姓韓名文玉因海南賊子造叛逃至楊州趙員外將銀堂

小姐許配於他受了許多磨難得中狀元一家團圓好不快樂那日是天官壽誕之

期滿朝文武齊來拜賀狀元夫妻同至天官府門拜賀好不熱鬧有詩一首為獻

詩 感嘆當年受鳴沈

惟望長江淚洒波

庭前壽帳擺成對

滿堂笙簫鼓樂吹

曰 難得百僚同拜賀

今朝喜唱太平歌

滿堂笙簫鼓樂吹

滿堂笙簫鼓樂吹

天官府門文武會

百官齊來獻壽杯

庭前壽帳擺成對

滿堂笙簫鼓樂吹

文武拜壽多一會

狀元夫妻到庭幃

行至堂前雙膝跪

天官一見喜双眉

尊声貴人多得罪

勞動大駕理有虧

銀棠銀蓮雙雙跪

三人堂前拜一堆

拜罷坐在客堂內

探花出來對面嘻

兩個佳人在房內

太師之子張德輝

看見銀棠生得美

當時心中打一鉅

眉毛灣上龍戲水

金鑲耳環左右垂

烏雲青絲蓋燕尾

花花雲肩前後披

淡淡胭脂櫻桃嘴

小小金蓮尖微微

渾身打扮實在美

輕移幾步入綉幃

若得此人成婚配

從死黃泉也無虧

我父在朝首相位

眼睛却被烏雲遮

與我娶個醜陋鬼

說他怪樣氣双眉

斜眉斜眼大窟咀

躬腰駝背像烏龜

寬皮大臉不帶貴

脚板好似神主碑

畫圖難畫醜難配

兩手叉起就要飛

那有此人這樣美

恰似仙女站宮幃

不得此人成雙對

活活把我三魂追

公子想得心無定

席上美酒飲几杯

心中有事容易醉

要想銀棠成夫妻

眼睛昏花忙離位

當時告辭就要回

霎時倒在客堂內

百官扶起忙送回

話說張公子在天官府拜壽看見銀棠小姐生得絕色美貌可愛要想成夫妻席前

酒醉回家不覺得病在身

公子告辭回家內

不覺得病在身傍

朝日睡在牙床上

茶不思來飯不嘗

口中不言心內想

一心思住趙銀棠

渾身骨頭朝外長

一雙眼睛光睜睜

白日想到銀棠樣

夜晚看見趙銀棠

只說二人同羅帳

醒來才是夢一場

朝日思量夜也想

枯瘦如柴面皮黃

妙藥難醫色勞樣

看亡性命見閻王

太師來在床邊上
 那裡不好對父講
 幾番躊躇不妨講
 那日說壽劉府上
 容顏美貌心思訪
 不得佳人同羅帳
 死後不來披麻杖
 太師听得這樣講
 况且守節立志向
 志氣昂昂声名廣
 好話不聽再思想
 胡氏夫人到堂上
 後來百年歸山上
 老爺必須再思想
 夫人不必叮噓講
 別人妻子他愛想
 却說家人張金在傍說道
 小人有一計可以救得公子
 病體太師問道
 你有何計張
 全道不如修書一封請狀元
 赴宴老爺若能勸倍
 把他勸醉將他安在後房樓上歇

看見兒病心着忙
 服藥不效另想方
 無奈對父說言章
 堂前看見美妓娘
 因此得病在身傍
 有死無生專黃梁
 陰司哀告十閻王
 眼淚汪汪心慘傷
 天官有本奏君王
 焉能與你就同床
 死在眼前自取殃
 為孩兒命免悲傷
 老爺還要再商量
 何人披麻葬山岡
 孩兒樂死也無妨
 除死方休這一場

我兒染下甚麼病
 德輝流淚心暗想
 兒把真情對父講
 當時且把姓名問
 若得此人同羅帳
 怒兒不孝未侍奉
 惟願施仁恩德廣
 我兒休要胡亂想
 當初受過千波浪
 別樣話兒多多講
 即忙走出听堂上
 別人子多有靠望
 古言不孝有三樁
 太師聞言心內想
 那個叫他染怪恙

如何氣得面焦黃
 如何對父說端詳
 說來大家想個方
 狀元妻子趙銀棠
 兒的病體也無妨
 在生不能敬爹娘
 二世又來奉命娘
 狀元之妻豈尋常
 一品夫人在朝堂
 從今休題趙銀棠
 愁眉不展暗悲傷
 我家只有一兒郎
 無後為大第一行
 此事何須錯主張
 保我臉上有何光

宿叫玉蘭了環前去送茶將了環刺殺老爺認定小姐說他誘姦行刺把本奏君天子降罪斬了狀元要他妻子有何難哉太師道此計甚妙就命你速行此事自有重賞立刻修書一封請狀元過府赴宴

狀元見得太師請

草字相邀不恭敬

學生無禮來相府

一人獨坐心煩悶

一連幾杯多喜幸

你我讀書皆一等

說得狀元心不幸

扶上後樓去安寢

四街滅亮人清靜

悄悄躲在樓下等

不說了頭送茶事

玄女娘娘恰指算

青衣童子領了命

不說青衣童子事

一刀下去要送命

肅整衣冠到府門

老夫未曾遠來迎

不知有何貴事情

因此請你飲杯巡

太師提壺把酒斟

一杯清水當厚情

端住杯子飲數巡

不竟紅日往西沉

又听譙樓打二更

專候了環到來臨

且表玄女娘娘身

玉蘭了環有難星

即刻來到太師門

又說了頭上樓行

火光一起不見人

太師門前忙接進

狀元躬身來答應

太師尊声貴人听

家人忙把酒擺定

淡酒不堪貴人飲

莫嫌老夫失恭敬

連吃幾杯站不穩

譙樓鼓打一更定

張全家人心腸很

太師就把玉蘭命

娘娘坐在洞中裡

就命青衣童子救

將身站在樓門上

玉蘭不住往前進

到處摸尋無人影

分賓坐下叙寒温

多承相命備書迎

平日我愛讀書人

二人對面笑盈盈

仙風吹動大駕臨

且放寬杯飲几巡

醉得天昏地不明

家家戶戶緊閉門

手提剛刀白如銀

叫他送茶上樓行

耳燒面熱不安寧

救回仙山侍修行

且看張全怎樣行

張全提刀下無情

當時喊叫不應声

堂前說與太師听
 太師氣得咽喉哽
 張全又來把話說
 我們大家都安寢
 假說狀元得了病
 哄他來到房門內
 太師聞言心思想
 你今快快去報信
 不說張全來報信
 却說銀棠大夫人
 在府中等候狀元
 到了三更未見回
 府心中焦燥忽听
 田德叫道
 夫人相府有人前
 來報信要見夫人
 銀棠叫他相見張
 全假意慌忙上
 前忙施
 一禮銀棠問道所
 報何事張全道夫
 人听我講來
 狀元相府去飲宴
 不覺酒醉在府中
 三更陡然染病患
 臨行與我說一遍
 要請夫人把話言
 夫人若是去遲慢
 銀棠听言魂非散
 埋怨夫君禮不端
 酒醉就該回府轉
 眼前有你妻子見
 或凶或吉把藥煎
 黑夜三更看不見
 若還一時把命喪
 黃泉路上心不甘
 當時心中想一遍
 你同張哥前去看
 或好或歹抬回還
 田德領命不遲慢
 二人一同出府門
 急忙掌燈四下尋
 謀事不成氣壞人
 老爺太太且寬心
 佯裝不睬到天明
 十分沉重有憂心
 公爺就當狀元身
 此事不可到天明
 快哄夫人到來臨
 又說銀棠夫人身
 大小眾人都說定
 狀元酒醉還未醒
 玉蘭氣數不該盡
 狀元府裡去報信
 特命小人來通報
 那時管他肯不肯
 識破機關不打緊
 若還救你公爺命
 不見玉蘭了環身
 譙樓上面打三更
 不知躲在那邊存
 報與夫人銀棠身
 定要夫人把話明
 抱住也要就成親
 我與性命活不成
 老爺重賞不非輕

張全見他不去看

二人來到府門站

狀元床上翻身轉

當時把他問一遍

去報夫人把話傳

多承相爺情義厚

我又不曾染病患

聽見床上呻吟喚

既是未曾染病患

東方發白太陽現

府中無有甚事件

多謝相爺情義遠

却說張德輝疾病越發沉重

胡夫人到床前珠淚如雨

這幾天想吃點甚麼東西

痛心兜把你那眼睛掙起

望後來披孝麻送老歸西

誰知你得下病卧床不起

此計不成是枉然

張全引路進府來

昏昏沉醉口渴乾

你今如何到此間

命我來此看一看

請我到府待嘉筵

待到天明就回還

只說得病在身邊

天明便起轉回還

狀元起來到堂前

請坐寬懷

作揖告辭轉

胡氏夫人立在床前看問

問一声兜的病可好了些

我看你害得來眼睛緊閉

看一看為娘的白髮齊眉

你爹已在朝中官居一品

茶不思飯不想昏昏迷迷

只得將計回府轉

一直來到後樓面

抬頭擰開昏花眼

田德說道

病勢若輕轉回還

嘉肴美酒多飲點

張全假意將言勸

因此去報夫人見

三人正在把話講

太師假意倍笑臉

狀元回言我不敢

想個巧計哄狀元

同上樓來看一番

看見田德在床边

張哥說你染病患

韓狀元說

因此酒醉未回還

狀元老爺且耐煩

田德才得到此間

樵樓鼓轉五更天

昨晚草舖寔不堪

無故吵擾在府前

不覺淚如雨下

你為何長久睡一點不起

渾身上瘦如柴光一張皮

我夫妻年紀老全靠在你

也望兜擎天柱穿紫華衣

娘為兒大小願也曾去許

高堂上氣壞了年老爹上
這老身死之日安在何地
放寬心將你病用藥好醫
老娘親休靠望不孝兒罪
想救兒病体好免得慘悽
尊一声奴的夫有話幾句
那有个好色人壽享期頤
柳下惠見女色淫心不起
在廟堂受香烟萬古名題
有金精戲京娘紅塵不理
三更裡刀下死一命歸西
奴的夫你也是有志有氣
嫌奴醜另娶个美貌佳人
娘母傷恻我不表
來勢兇惡如中倒
早朝天子覽本畢
三呼萬歲來跪倒
如今河東賊子擾

倘若朽木橋一時不利
我二老到後來好不慘悽
張德輝就在床嘆一口氣
怕的是死日多無有生期
張德輝說兩句難以言語
說與你聽一聽休要痴迷
有幾個古先賢細說你听
為士師至三點直游心機
趙匡胤送京娘不辭千里
龍虎榜中狀元簪花彩衣
韓湘子把林英一旦拋棄
又何必貪他人敗柳殘衣
奴的話勸夫君記在心裡

我的兒看為娘無靠無依
望我兒休要把他人思想
我的病有靈丹妙藥難醫
二爺娘快想個良方巧計
他的妻劉氏女珠淚濕衣
常言道大丈夫不貪子女
你本是男子漢志氣不低
關夫子保皇娘昂然志氣
到後來坐江山掌立華夷
有湯欽謀燕娘白玉古盃
上八洞神仙府穩把身棲
好好的自愛惜保全病体
休得要苦思想着病纏身
搶奪州縣甚強豪
告急文書奏龍朝
忙整衣冠就上朝
叫声愛卿听根苗
何人退賊走一遭

後八和圖全傳

六

太師心想一計較 為臣有本奏龍朝 我今願把狀元保 文武雙全手段高

那年來過南海盜 命他掛帥誅賊秦 先鋒必要羅文孝 一戰成功轉回朝

天子听奏傳旨召 一道聖旨出午朝 捧旨官員王成道 雙手捧旨出了朝

文武散班我不表 天子回宮樂道選 却說韓文玉在府中書房觀書忽然報道聖旨下文王忙整衣冠擺設香案接旨下

定海王跪聽宣讀

皇帝詔曰定海王平南有功今因河東賊子造叛擾亂紛紛愛卿軍中挂帥羅卿馬

前先鋒賜人馬五萬征勦河東不得有悞欽哉謝恩文玉謝過萬歲已畢說道不知

大人捧旨前來未曾遠迎望其恕罪欽差說道來得衝撞望王爺還要恕罪文玉吩

咐看宴來欽差答曰有命在身不敢久停如此奉送大人回旨去了不題銀棠夫人

出來問道聖上有旨來召何事文玉說道夫人有所不知只因河東賊子造叛聖旨

命我征討夫人問道何日起程文玉說道明日起程到了次日夫人吩咐了環備辦

酒宴與王爺饒行夫妻在此一別

堂前擺設饒行酒 夫人提壺說根由 君家讀書文才有 志氣昂上貫斗牛

平生只望功名就 那知軍陣統貔貅 奸賊朝中把本奏 想害君家在荒丘

眾家弟兄齊幫手 因把海南賊子收 回朝聖上加爵厚 才受皇家福祿悠

只說榮華享得久 平安無事度春秋 河東地方出賊寇 搶州奪縣百姓愁

奸賊二次掣本奏 聖旨宣去退賊頭 朝中武將多廣有 獨保君家出人頭

此去軍家為帥首
若是難敵賊子手
非是妻子說話錯
當初為你憂得病
不是田德來打救
難捨君家恩情厚
等候君家功名就
為子盡孝古來有
奉勸夫君一杯酒
還須仔細常耽憂
宜早回頭把兵收
母女在此守孤樓
十磨九難淚長流
觀音院內把命丟
迎仙橋前把江投
一對鴛鴦共枕頭
臣子盡忠晝夜愁
把奴言語記心頭
惟願蒼天開了眼
勝兵也是糧不足
我母今年六十九
奴家為你把節守
母女又朝福建走
幸遇恩人水中救
夫妻相逢不多久
因此擺上餞行酒
願你早早回家轉
得勝回朝返故鄉
且知進退把身抽
戰戰兢兢白了頭
迎春逼奴結鳳儔
姨母祝壽面含羞
命不該死在世游
又要領兵往外游
聖旨傳召不敢留
免得母女長耽憂

話說銀崇夫人說完銀蓮夫人又說道

銀蓮也來把酒擺
此去領兵出郊外
姐姐與我一樣待
若念夫妻恩和愛
話說韓文玉所得此言
心中傷慘不覺兩眼
流淚說道夫人請聽
夫人不必把心罣
奸賊奏本有虛詐
全仗吾主洪福大
尊声夫君听開懷
定然得勝轉回來
勤除賊子早安排
征東早早歸家來
聽我把話說根芽
陰司自有鬼神查
此去定把賊子拏
讀書官人誰不愛
奴家未把名節壞
一念伯母年紀邁
滿腹文章有大才
今日與夫才同偕
二念姊妹同根栽
為臣盡忠保皇家
有我領兵不怕他
想起當初泪拋沙

你家恩情比天大

把我當成美玉瑕

為我終死不改嫁

番波湧浪不怕他

皇天有眼大造化

好人不得染黃沙

為任臨安考場罷

今朝明珠初出匣

雖在隨朝伴御駕

功名還是夫人家

不把恩人記心下

猶恐蒼天不容他

眼前岳母年高大

早晚好好扶侍他

要吃飯來就做飯

一時口渴忙送茶

我去河東征賊罷

不久就要轉回家

家人把我令傳下

傳與先鋒羅探花

大小兜郎齊披掛

教場上面等候咱

却說三人痛飲一場夫妻分別韓文玉陞帳點起人馬即日起程前面一杆大旗書

定韓文玉三字一路上浩浩蕩蕩行了幾日到東靈山前探馬來報前面就是賊

子營寨請令定奪元帥傳令安營歇了一夜到了次日韓文玉心中想道山下安營

猶恐那賊將木石打下難以抵敵吩咐兵丁將營安上山去不提又說賊頭方天豹

見天朝有兵前來對敵在東靈山上安營心中大喜天豹將兵分為四支緊圍住

此山韓元帥糧草難進心中着忙領兵攻打連敗三陣損折人馬三萬有餘看看糧

草將盡百般無奈忙修文書差人回朝請兵求救太師見了文書將文書壓住不奏

皇上當時設謀用計要害銀棠夫人

就同張全忙計定

一心要害銀棠身

又去府前假報信

正遇田德在府門

開言尊声田哥听

有句話兒對你們

王爺領了天子命

統領一下去更行

打仗敗了兩三陣

陣陣都是賊子贏

東靈山前遭不幸

三合軍陣喪殘生

我去押糧不打緊

遇住賊子下山林

糧草盡行搶干淨

那裡險被賊子擒

不顧生死纏逃遁 天爺保佑轉回程 來到府前報過信 太太夫人不知情

田德听言渾身冷 進去報與夫人听

却說田德進去將張全之言對夫人說了一遍銀棠所說不覺放声大哭一場

趙銀棠听得言淚流滿面 哭一声奴的夫好不惨然

孤单身獨一人奔走陽關 二叔叔看見你紅光滿面

早晚間奴見你頗有才幹 對蒼天我兩個結下良緣

男不娶女不嫁交與青天 奴為你赴臨安天天望念

奴為你長葉林遭下凶險 早晚間在綉樓珠淚哭乾

頭不梳臉不洗茶飯懶冷 奴為你觀音院求簽許愿

奴為你七尺綾險把命短 遇恩人來打救逃出娘前

險些兒埋魚腹葬在深灘 奴為你全名節至死不變

奴為你眼淚珠滴如雨下 奴為你受盡了多少熬煎

奴為你取銀蓮用盡心機 奴為你在人前含羞滿面

奴為你胭脂粉平空拋散 奴為你綉樓上花針懶穿

奴為你綉花鞋拋在江邊 奴為你顧不得拋頭露面

到今日夫纏得身榮貴顯 只說是享榮華同偕百年

奏一本說我夫文武雙全 宋天子把聖旨傳下金殿

封我夫為元帥忙把兵點 三表兄羅文孝馬前作先

你二人本是个文字官宦

那知道軍家事執掌兵權
萬不想在陣上失了打點
靠住你身富貴多活幾年
是這樣苦命人在世也淡
趙銀蓮在一傍珠淚不乾
奴前夫馬迎春不存善念
天不容作惡人死在深灘
只想是太平時便回家轉
他家中老母親頗知愚賢
即收我為義女早晚相見
妹不正死輪迴難把身番
後花園來相會被我看見
反害了黃哥哥命喪黃泉
奴不招用皮鞭渾身打爛
來告狀遇恩人把奴來救
奴只想到百年同偕繾綣
一家人眼睜睜珠淚哭乾
在堂前設靈位香燭祭獻

臨行時我姊妹曾把行錢
丟母女和姊妹苦受熬煎
誰知你今日裡把奴丟開
等一等奴不久要到九泉
哭一声奴的土淚如雨點
害姐姐受盡了多少冤愆
在水中也是奴命不該短
誰知道落難人又惹禍愆
他見我人端方行坐不亂
黃子貴與奴家盟誓對天
他妻子李梅英狼心狗胆
他二人恐怕我漏出機關
福州官得銀兩烏天黑暗
莫奈何招下案丟在禁監
姻緣債我和你今世未滿
又誰知到今朝各分東西
夫妻們從今後恐難相見
也盡了夫妻情義重如山

怎樣的把話兜細對你言
可憐母年紀邁腳難手軟
美夫妻在今世不得團圓
趙銀棠哭得來咽喉氣斷
在半路丟下奴箭透心肝
每日間用奸言勸他不轉
儀豐寺法善姑救我回還
黃子貴來搶奴想成姻眷
在堂前把子貴辱罵一番
兄不成自有那天神降鑒
無情人鄭樹春暗地交歡
暗商量使毒為害我命短
強說奴謀親夫王法森嚴
法善姑他不辭山遥路遠
結夫妻也還是天湊良緣
奴的夫你死了尸形不見
回頭來叫一声秋香了環

話說銀蓮哭罷將靈位設起文氏來到靈前哭訴一番

文氏淚流如雨下 咽喉哽哽說根并 當初見你文才好

招為女婿有倚賴 只望靠你享榮華 臨安赴考離家遠

行至中途受驚怕 家人傳信淚紛紛 女兒咽喉都哭啞

為守韓郎不改嫁 險把性命染黃沙 龍虎榜上名高挂

不料朝中出奸佞 奉旨領兵把賊拏 賊子威權勢力大

三合陣中九泉下 丟下母女淚如麻 兩鬢白髮年幾大

靠住女婿原是假 半路途守空花 清早太陽明白亮

老來命運這般壞 關王何不把我拿 却被烏雲遮光華

話說銀棠之母文氏哭了一場趙銀蓮之母陳氏在靈前也哭一場

陳氏坐在靈台上 眼淚汪汪哭一場 當初避難來家下

兩耳垂肩貴人相 才把姪女配鴛鴦 大比年間把京上

嫂嫂姪女遭冤枉 千萬只是為韓郎 命不該死脫羅網

迎春死在千層浪 丟下吾女守孤粧 福州地方受辛苦

法善尼僧去告狀 恩人打救見天光 銀棠姪女對我講

這吓母女有靠望 沾仰洪福燒天香 領兵勦賊把命喪

你們與我命一樣 老來無子淚兩行 枉自空留在世上

却說四人痛哭一場靈前祭奠一回這也不提且說張太師在府思想吾兒病体甚

是沉重如何是好張全從前設計未能成就今張全又設一計料想必然成功只是無人說合此時即喚張全來問道公爺可好但無媒証張全言道這便容易小人有妻白氏屢次做媒無有不成若叫他去說此親事方得成就張太師聽說如此快快叫你妻子白氏去求

主僕二人計議定

張全即刻轉家庭

就把公子得病事

從頭說與白氏听

因此太師叫喚你

叫你韓府做媒人

白氏听得如此語

兩脚如飛走如雲

白氏說話無人比

清油碾過兩嘴皮

來到韓府施一禮

自已坐下笑嘻嘻

銀崇靈前正憂悶

媒婆上前把話提

尊声夫人休着氣

听我把話說根基

王爺領兵生既死

何必苦苦淚悲傷

本朝太師有一子

他要娶個小姣妻

年紀不過二十歲

才郎美貌世上希

孤衾獨枕有何趣

何不趁早把姓移

趙銀崇說道

你今說話如放屁

夫人不是那東西

良馬不肯雙鞍子

烈女豈做兩人妻

各人討些方便去

休要在此胡亂題

打狗鞭子打死你

少時傷你厚臉皮

張婆傷臉回府去

太師面前說是非

却說張婆回去將銀崇之言說了一遍太師言道此事如何是好張全言道小人還有一計太師道還有何計張全道不如叫了二三十人到黃昏時候把他搶回府來

豈不為美太師聞言大喜就命家童三十餘人到韓府門前搶親這也不提且說銀崇在靈前想起夫君不覺大哭一場正是生離死別人間慄慄感物傷懷淚洒胸

銀崇坐在靈台上 想起夫君哭一場 三合軍陣領兵將 敗陣就難轉回鄉

銀崇坐在靈台上 想起夫君哭一場 三合軍陣領兵將 敗陣就難轉回鄉

銀崇坐在靈台上 想起夫君哭一場 三合軍陣領兵將 敗陣就難轉回鄉

征東靈山

離家別井把身葬
 原來太師良心喪
 奴為丈夫把命喪
 惟愿到老同羅帳
 朝也傷來暮也傷
 晝也涼來夜也涼
 白日長來黑夜長
 東也望來西也望
 看來苦命是怎樣
 紅日西沉火又亮
 却說張全統領家童三十餘人
 搶進府中把銀棠拉起一齊就跑
 家童小子好胆大
 你們到底是怎樣
 陳氏旁边也在罵
 却說那時忽有二人來到府前門首
 問你們為看何事
 文氏忙將搶銀棠之事對他
 說明二人聞言心中火起
 七孔生烟上前說道
 都是太師心不良
 思想奴家作東床
 一夜哭到大天光
 誰知今日兩分離
 從今休望轉回鄉
 死見夫君夢一場
 陰陽相隔紙一張
 望夫不見哭天光
 何不早死見閻王
 太陽去了見月光
 一輪明月空中亮
 臨行妻子對你講
 張婆來府回言說
 耳听誰樓一鼓响
 照樓上面二鼓响
 照樓上面三鼓响
 照樓上面四鼓响
 照樓上面五鼓响
 靈前酒飯齊献上
 銀棠啼哭難盡講
 一輪明月空中亮
 一夥賊人進了房
 保舉二人有收場
 是奴把他罵一場
 庭前悶坐淚汪汪
 珠泪紛紛寔慘傷
 一人獨坐好淒涼
 可恨良宵夜更長
 菴觀寺院鐘也响
 那見靈魂舉口嘗
 把話分開說端詳
 一夥賊人進了房
 銀蓮上前拖住他
 大喊賊人搶我家
 只說朝往門外拉

二人听言氣上湧
把你這般狗雜種

你們如何這樣兇
遇住老子休要雄

各人妻子各人的
二人一齊把手動

無故搶人禮不通
陡然府內顯威風

一錘打來百斤重
兩個抓來腦迸裂

一脚踢去倒栽葱
頭包出血滿地紅

背上一槌心窩痛
有些打來走不動

一耳巴子耳就腫
躬腰陀背似灣弓

有些渾身都打腫
二人果然是勇猛

呻呻喚喚叫相公
當時打散一窩蜂

精伶跑得叮咚咚
銀紫母女不敢動

兩個灣子不在凶
叫声好漢把守鬆

救奴恩情如山重

高姓大名說從容

却說二人說道我名胡仁那是兄弟胡義奉王聖旨同大哥劉天壽鎮守海南三山

關近聞仁兄領兵征勦河東劉大哥命我弟兄前來打听消息一來看望伯母嫂嫂

適才進得府來偶遇這夥賊人來搶嫂嫂不知為着何事銀紫听言方知道韓文王

在長葉林前結拜兄弟兩眼流淚叫声兄弟呀奴的命好苦哪

未曾開言淚滿面

尊声兄弟听嫂言

奸賊朝中心不善

要想奴家結姻緣

因為賊子河東叛

奸賊上殿擊本忝

保奏聖旨莫遲慢

害夫軍中領兵權

三合軍陣失打點

東靈山前喪黃泉

張婆來此將親說

奴家方知是好殘

當時罵他回府轉

用計搶奴禮不端

多感兄弟來打散

天大恩情重如山

倘若一步來遲慢

今日受苦招凶災

賊子打罷回府轉

般我是非惹禍牽

恐防二次起不善

那時害奴命難全

胡仁開言說一遍

伯母嫂嫂且耐煩

仁兄既然命有險

自有實信轉回還

可恨賊子太大胆

強搶人妻罪如山

小弟把本奏金殿
 忙叫田德脩酒宴
 但是無人來陪伴
 此處話文難盡嘆
 有說筋骨都打斷
 我們去時天色晚
 不論文武胡亂行
 太師听言氣破胆
 一夜話文都不說
 病重難得回身轉
 我今一死到罷了
 話長氣短難訴說
 太師忙到床前看
 太師氣得肝腸裂
 當時心中想一遍
 話說張太師次日奏上一本說韓文玉投賊反回朝歌謀奪朝位那晚私命人役搬
 接家眷是臣聞知命得家童前去捉拏不料那賊兇惡將家童个个打傷其罪非小
 望吾主定奪天子听奏龍心大怒當時傳下旨意就命李虎將軍將家眷追殺後拏

定要誅殺那奸殘
 款待二人非等閑
 田德脩你要幾天
 又說張全回府前
 有說頭上冒紅烟
 把他拉到大門前
 險把性命送狗食
 謀事不成又枉然
 又說來朝是二天
 眼泪汪汪把話言
 誰人送老來歸山
 一氣不來喪黃泉
 一家哭得淚紛紛
 每日懷恨在心間
 陡然一計在心間
 去在金殿拏本奏
 反回朝歌謀奪朝位那晚私命人役搬

銀案指乾流淚眼
 不辭山高路遙遠
 二人歇宿在府內
 个个腫眉並腫眼
 回府來見太師面
 陡然來了二大漢
 我們若是跑得慢
 家童安寢各人散
 德輝床上長呻喚
 叫声母親肝腸斷
 丟下劉氏心不忍
 夫人床前淚滿面
 家奴忙把棺木辦
 我家兒子把命短
 叫喚有命也難全
 多承兄弟這般賢
 又來救奴出禍圍
 飲酒談話把杯寬
 呻呻喚喚轉回還
 咬牙切齒把話言
 估眉估眼是難呈
 頓時到了鬼門關
 一人獨坐悶厭厭
 忙了夫人進房來
 兜的性命難保全
 叫他另自選姻緣
 劉氏妻子淚不乾
 擇就入殮送上山
 不誅此人心不甘

韓文王回朝按律施行不得有違

李虎將軍領了令 威風凜凜出朝門

銀棠听言珠淚滾 幾乎唬壞老年人

胡仁胡義把計定 伯母嫂嫂免憂心

千條計較走為穩 免得在此惹禍根

胡義兄弟去訪信 河東打听哥哥身

銀棠听言心安穩 女流之輩怎樣行

胡仁叫道嫂嫂听 自有兄弟來應承

銀棠就去收拾走 包袱行李緊纏身

李虎人馬往前奔 來到府門不見人

胡仁見他追得緊 七竅冒火怒生嗔

三人對面殺一陣 胡仁殺盡李虎身

胡仁見得兵退盡 便對胡義把話明

三山面前去傳信 報與大哥得知聞

弟兄分手各逃奔 不分星夜往前行

却說胡仁來到長葉林前遇了一个故友名叫朱天佑叫人家下富豪平日好交朋

友那日出外閑游偶遇胡仁便回道久聞仁兄受了朝廷官職而今要往何處去胡

仁就把銀棠被害之事如今無地安身細細說了一遍朱天祐听说就把他六人請

田德在外得了信 銀蓮听見渾身冷

奸賊很心奏一本 不如回到揚州郡

倘若哥哥未喪命 倘若奸賊來追趕

一路之上我保本 田德把銀來措定

四處搜尋無人影 追得胡義發了性

大小兵丁各逃命 東靈山前去打听

路上行程莫遲慢 路上行程多日久

報與銀棠美佳人 老幼一齊吊了魂

聖上傳旨不容情 慢慢消停且安身

不誅奸賊不算人 那時性命活不成

護送嫂嫂轉回程 七人一路出了城

當時追趕出皇城 二人大殺不順情

个个回頭跑不瀛 看看哥哥若何能

我送眾人轉回程 不覺來到長葉林

進屋去用饅款待就叫六人在此安身此話不題又說胡義叫人打听韓文玉被賊圍困在東靈山不分星夜又到三山關報與劉天壽得知正是故人之急如救火那管前途路不平

天壽聽見心火冒

怒髮冲冠氣眉梢

韓兄有難誰知曉

可恨奸賊奏龍朝

瞞君善良罪非小

勦賊回朝命難逃

中軍帳上一声叫

點齊人馬似水朝

惊天動地放號砲

人喊馬叫浪滔滔

將今傳下如山倒

各州府縣都傳高

逢山與吾開大道

遇水與吾造浮橋

弟兄領兵陽關道

吼得地動與山搖

曉行夜宿來得早

賊子營寨兩相交

天豹見有救兵到

整頓人馬把陣交

兩家對陣才分曉

不知後去怎樣交

却說劉天壽與方天豹對陣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那劉天壽心中想道此賊武藝高強須用智取難以力擒不如權且收兵上山見了吾兄元帥再作計策就將馬頭扯轉奔上山去見了韓文玉弟兄痛訴一場胡義又把銀棠受害之事說了一遍韓文玉所言大哭胡義道仁兄不必傷悲有吾兄胡仁保守料也無妨文玉所言方才收泪歇宿一夜次日共議退賊之事劉天壽問道那賊行兵如何韓文玉道賢弟听我說來

賊子人多比我勝

連打三陣損折兵

山下緊緊來圍困

一無糧草二無兵

告急文書往朝進

不見救兵到來臨

此處高山並峻嶺

坡陡路窄怎樣行

幸得弟兄把兵救

想个計策退賊兵

天壽說與文玉听

吾兄不必長憂心

不怕賊子人馬勝
須用智取非力擒
我們慢慢去打听
打听路徑好行兵
點就人馬就對陣
一鼓就把賊子擒
弟兄寬懷又暢飲
慢慢調停退賊兵
要知後來決負勝
再听下回就分明

却說張太師听見胡仁殺了虎將軍復上殿奏本皇上又召威遠將軍張龍代領人馬追殺張龍人馬追至長葉林听說銀棠母女在朱家庄將人馬緊緊圍住朱天佑聞言大喜手提大刀走出門來見得一場好殺

張龍將軍人馬廣
緊緊圍住朱家庄
二人提刀出門訪
二人對陣殺一場

雖是朝廷有名將
不及二人手段強
剛刀一舉白恍恍
殺得張龍手足忙

紅旂繞繞鑼声响
兵退十里扎營房
紅日墜西火光亮
二人得勝轉回庄

張龍敗陣心中想
豈容賊子發顛狂
猛然一計在心上
夜晚悄悄到門牆

三更時後無月光
放火燒了朱家庄
天佑見得火將亮
大喊賊子燒了房

胡仁起來開門望
看見火起着了忙
銀棠母女魂飄蕩
這次怎麼得下場

胡仁便把田德講
快保奶奶出後房
銀棠銀蓮莫遲慢
二人保住跳出庄

兩手持刀如銀亮
殺退官兵一條鎗
不顧性命朝前往
一夜走得汗流長

紅日東昇天明亮
天明不見趙銀棠
只想像你長有靠
誰知半路把禍招

却說文氏老夫人見銀棠坐在路傍大哭一場

文氏路傍忙淚吊
傷心不住放悲嚎
女兒不從是正道
黑心把本奏龍朝

可恨奸賊心不好
要想吾女配為姣

李虎將軍領兵到
朱家庄前安身好
二人把他殺退了
母女六人同路跑
可憐為娘年紀老
倘若遇兵殺死了
陳氏銀蓮珠淚吊
行多一時轉來了
却說胡仁上前勸道伯母休要着氣叫田德在此我尋嫂嫂我送伯母回揚州去了
便是

五人路傍來分散
路上行人千千万
牧牛童兒唱歌舞
路上行程莫遲慢
樹木森森色不變
見是主人回府轉
朝廷享福也非淺
只因奸賊心不善
追趕母女往外逃
只說在此有下稍
星夜放火把房燒
不顧性命才脫逃
全靠女兒過終朝
枉在世上走一遭
胡仁田德氣眉稍
眼淚汪汪說根苗
恩人打救出圈套
奸賊二次生計較
設計才把後牆跳
走到天明不見了
白髮蒼蒼無有靠
哭罷一場氣死了
路旁人家把茶討
千里遙遙出故郊
張龍領兵很英豪
險些那裡赴陰曹
去下為娘怎開交
禍事牽連在荒郊
死在路上苦燒上
灌在口中慢道遙
急急忙忙奔陽關
一來一往不一般
讀書兒郎咏詩篇
揚州不遠在面前
門庭萬上樣新鮮
上前接住笑連天
如何這樣轉家園
害我一家受熬煎
青山綠水無心看
漁翁垂釣溪边站
走過一州又一縣
一出南門不多遠
有一佃戶陳志遠
奶妹離家身榮顯
文氏開言說一遍
路上受了多災難
多少景致未曾觀
樵夫執斧上高山
行過大山又小山
抬頭看見舊門前
經理房屋在門前
搗指算來兩三年
珠淚滾上把話言
千山萬水才回還

志遠忙去辦酒飯

四人一齊把飯食

各安房間歇一晚

次早胡仁把話言

尊声伯母休埋怨

小侄要到東靈山

打听消息把凡找

看我哥哥在那邊

或凶或吉要回轉

自有音信轉回還

文氏流淚如雨點

難得吾侄這般賢

你為我家招凶險

扒山渡水受風寒

不辭千里路途遠

赤胆忠心送我還

倘若後來天開眼

天大恩情報不全

胡仁告辭出府去

志遠相送出陽關

胡仁去了我不說

又把田德說一番

我尋銀棠未見面

連日我尋四五天

心想再要尋幾日

怎奈腰間無盤纏

萬般無奈回頭轉

逃奔陽關走一番

不言田德回府轉

又把銀棠表一番

却說銀棠在朱家庄逃出來看見火光初起照耀如同白日一般正好行走行了

數里不見路了又往前走至黑林之中不料林中有一枯井失足墜下井中幸井

中無水大喊救命無有一人答應莫非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

趙銀棠在井中叫人打救 哭幾聲無人應兩淚交流 抬起頭叫青天不保佑

低着頭叫后地地不出頭 只說是在朝中富貴長久 誰知道遇奸賊想結網繆

害我夫領兵將去勒賊寇 圍困了東靈山命喪沙場 恨奸賊要搶奴將出門口

二兄弟打得他頭破血流 心懷恨一二次又擊本奏 害得我一家人珠淚紛紛

母女們朱家庄安身不久 放起火推出牆想回揚州 黑夜間看不見難以行走

跌一交一筋斗落在井頭 樹林中黑油洞無人行走 有何人知道我在這裡頭

只洞中無水火茶飯無有 要不得一天多命往西游 不知道我母親抽身行走

不知道我妹妹何處往游
可憐我命窮人運行多舛
苦悽悽淚慘慘哭破咽喉
看一看有何人又來打救
却說銀棠在井中啼哭怨氣冲天
太白星君在雲端之上看見銀棠墜落井中
因他有百日災難按下雲頭變做一個老道行
至井邊吹氣一口此井就有五六里寬大
銀棠見有一條路徑即舉步前行見一所茅庵行
至門首有一老道在屋內觀書忙上前問道
此處是何地方老道答道此地名古井之地
無人來往你是何人因何到此銀棠說道
道長請听

未曾明言淚滾滾
母親文氏多謹慎
丈夫名叫韓文玉
母女朝中身安穩
東靈山前喪了命
是奴開言就不允
奸賊上殿又奏本
胡仁壞了李虎命
母女黑夜又逃走

尊声道長听分明
趙氏銀棠是我名
他本是個蘇州人
不料奸賊起歹心
奸賊二次起黑心
設計搶奴到府門
要想斬草又除根
朱家庄前去安身
天昏地暗看不明

家住敝地揚州郡
爺娘無子是苦命
那年文章多得幸
金殿之上奏一本
命得張婆為媒証
胡仁胡義傍不分
李虎將軍來追趕
張龍又來復追趕
方才脫了天羅境

父親德芳有名人
單生女兒一個人
龍虎榜上占頭名
保夫領命去東征
要想奴家成姻親
當時打散一羣人
追殺山下一家人
放火燒了朱家門
今朝又到地行城

這望道長施惻隱 指引迷途望前行

却說道人言道你且放心因你有百日災難後來自有出頭之日我要上山採藥你

就在此安身便了銀棠聞說喜之不盡道人又將乾米三升交付於我叫我拿來充

飢說罷各自去了銀棠將米服在肚中不知飢餓問人憂悶過了幾天不覺百日已

滿正是神仙妙用誰知曉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

井中不過三天半

世上算來一百天

銀棠懷妊十月滿

金童星官降下凡

懷中不覺要分娩

肚腹疼痛不安然

光華閃閃冲宵漢

人事不醒倒地眠

當方土地忙來看

四位尊神護身

一時甦醒埋頭看

看見生下一個男

身上脱下衫一件

將衣包裹緊七纏

懷抱姣兒淚滿面

兩淚交流哭一番

却說銀棠正在泣哭道人回來言道你也不必泣哭待我送你母子出去弄个安身

之所銀棠說道救命之恩重如泰山何日相報大恩那道人吹了一口氣化作一條

大路母子上路竟走出來抬頭一看不見道人知是神人救難望空拜謝一番

太白星雲端上站

声声只叫趙銀棠

百日災難脫羅網

雲開霧散見天光

你夫河東命來喪

被賊圍困在山中

為了韓郎立志向

千年萬古姓名香

吾把本奏玉皇上

相送麟兒你身傳

山遥路遠來得快

母子可以回故園

四處深望山河廣

前面不遠一朝堂

人走前面身安上

自有好音轉還鄉

却說銀棠所得所言即往前行走約有一里之遙果見一座廟宇走至門前喊叫尼

姑出來問道你是何人來到我寺中所問何事

銀棠上前開言道 尊聲師父听根苗 皆因是我命不好 奸賊詐害一家門

百日災難才脫了 雲開霧散見天高 空中神人來相救 此處安身莫心焦

望乞慈悲收留我 等候文玉回故郊 却說這鐵佛寺尼姑听是銀棠之言心中悲傷留他母子在此安身此話不提又說

田德一人逃回揚州地方對文氏說明不見銀棠之言說了一遍文氏听言望念女

死日夜泣哭生下疾病一命身亡 銀蓮堂前淚滿面 哭声伯母好慘然 母女受了多少險 今日才得出是非

山遥路遠回家轉 等候太平享安寧 可憐姐姐未見面 生死不知在那邊

伯母今朝把氣斷 何人披麻送上山 田德忙把棺木辦 入殮停柩在堂前

靈前擺設茶和飯 穿孝泣哭且不言 書中又來接前話 把話分開表根由

却說玉蘭了環自那夜端茶送往樓門張全提刀望他刺殺要害韓文玉却被玄女

差人將他救去丢在山下那知八仙在此飲酒忽然平空落下玉蘭訴說一番已知

其情叫他在修煉養性光陰似箭不覺數年有餘那日八仙對他說道

八仙說與玉蘭听 從此听吾說分明 雖是奴家非凡品 本界上界月孛星

你在天宮來納悶 私下紅塵走一巡 玉皇知道把罪定 南斗星君保你身

那日刀下要喪命 玄女才來救你身 到此過了一年正 如何見得玉皇身

文曲星官遭不幸 三合軍陣統將兵 東靈山上賊圍困 無人解圍退賊兵

你去把他來救定 將功拆罪免受刑 玉蘭听言忙答應 無有兵器怎樣行

賊子兵多人又很 如何抵敵說他人 奴是女流怎交陣 兵法武藝不知情
 八仙開言說一陣 叫声玉蘭記在心 不知兵法我教你 無有軍器我去尋
 你到台上來立定 交你武藝十分能 玉蘭聽說不違命 從頭一一交得清
 却說八仙將武藝教授於他玉蘭一一記清八仙又將寶劍一口給付與他說道此
 劍名為青鋒劍上陣之時取出來朝東南一指烟火齊起雲霧迷天要誅叛賊又何
 難哉又掣出竹筒一個剪了八個紙人八仙將紙人各吹氣一口放在筒內緊緊封
 定付與玉蘭叫他臨陣取出竹筒一搖自有妙用玉蘭領命將八仙各各拜謝就收
 拾竹筒身背寶劍一口竟往東靈山與韓文玉解圍去了正是
 吉人自有天憐憫 神仙妙法付知音

呂洞賓作詩一首

詩 萬里江山掃不開 東宮王命降塵來
 曰 一瓢露水今何在 已後休想上陽台

藍彩和作詩一首

詩 烏雲迷天掃不開 巽風出谷飄然來
 曰 一輪紅日今猶在 依然照耀入瑤台

曹國舅作詩一首

詩 海深寬情解不開 他倆東宮降下來
 曰 紫袍金帶依然在 赫赫威名返故台

和仙姑作詩一首

詩 恨水層層劈不開

自有龍身透底來

曰 兩岸凡石化不在

風波汹涌赴滄台

韓湘子作詩一首

詩 風火勢急難脫開

壬癸騰空飄下來

曰 燭燭冲天滅不在

金光閃閃照陽台

漢鍾離作詩一首

詩 兵山將海退不開

那曉瑤池平地來

曰 霎時軍馬魂何在

管叫人人入冥台

張果老作詩一首

詩 高山峻嶺路不開

仙風平地自然來

曰 矢將驍勇軍時在

一旦魂飛入夢台

鉄拐李作詩一首

詩 良臣灾滿氣運開

平空降下救星來

曰 除賊安民太平在

步步登高上天台

却說八仙作詩已畢又在台前暢飲此話不提話說韓文玉與劉天壽圍在山上不敢動兵那晚三更時分方天豹領兵上山偷營劉天壽未曾防備被賊殺了一陣折損兵丁一萬有餘韓文玉道如今兵缺將寡如何是好劉天壽道不如就點人馬殺

開一條血路冲出去下山安營慢慢再作道理正是

文玉軍中傳將令

大小兜郎眾三軍

你們个个要猛勇

殺條路徑下山林

同心協力往前進

山脚之下扎大營

大小兵丁領將令

各執軍器往前行

探馬報入賊營內

天豹令下阻路行

二家對壘敵一陣

殺的天昏地不明

緊緊阻住不能進

鳴金收兵上山林

人馬又往南路奔

嘍囉阻撓難得行

四面都是賊圍困

依然上山去扎營

文玉心中甚焦悶

就對天壽說分明

看看營中糧草盡

一來陣陣又折兵

賊子圍得這樣緊

看了賊人怎樣行

天壽軍中把計定

慢慢調停莫憂心

大家把計來用定

想个良方退賊兵

二人商量說不盡

又說玉蘭到山林

騰雲駕霧一時候

東灵山在面前存

按下雲頭往前奔

抬頭看見大營門

快快把話來傳進

我來要見元帥身

手下兵將忙內稟

有一仙姑在營門

身背寶劍威風凜

要見元帥韓大人

文玉听言心中喜

當時把他接進營

相貌堂堂非凡品

分賓坐下叙寒温

中軍帳上開言問

仙姑來是那里人

却說玉蘭說道元帥請坐听我道來

元帥听言把話稟

從頭一一表根由

說我家來亦不遠

本是張府一丫環

自幼父母把命短

我名叫做小玉蘭

可恨太師心不善

要想你妻結姻緣

請你過府赴酒宴

當時灌醉在席前

天色已晚難回轉

安在後樓去用謀

張全提刀起惡念

殺我害你是真言

玄女娘娘雲中說

把奴打救上仙山

只因此地賊造叛
 太師把本奏當今
 害得一家好慘然
 害你領兵命遭險
 而今母女各分散
 搶你妻子結姻緣
 一個東來一個西
 你們幾個英雄漢
 被賊圍困在此間
 八仙把我來指點
 前來救你出重圍
 却說韓文玉听了此言
 心中傷慘兩眼流淚
 說道既來打救我們
 弟兄須用何計可
 破賊兵玉蘭言道元帥
 領兵下山與賊對壘
 我在後面自有計較
 文玉點起眾兵將
 炮响三声下山岡
 馬上傳令快得很
 開言叫声眾兜郎
 剛刀出鞘弓上弦
 大家出力休着忙
 你有功勞皆有賞
 同心同德保家邦
 回朝把本奏皇上
 不少官職在朝堂
 大小兵下朝前往
 探馬又報賊營來
 天豹騎在馬背上
 點起嘍囉殺女軍
 天壽陣前連打仗
 文玉馬上手足慌
 張全勒馬回頭望
 大小兵丁甚惶惶
 胡義不敢朝前往
 催兵戰鼓不住声
 玉蘭立在山坡上
 取出師劍放祥光
 一光遠放多明亮
 一手指住東南方
 半空霹靂一声响
 烏天黑地日無光
 取出竹筒放一放
 八洞神仙到山岡
 各顯神通打一仗
 殺到賊兵無主張
 个个向前把命喪
 無有一人莫躲藏
 天豹看看敗下仗
 心想逃走往東方
 洞賓與他一拐杖
 打下馬背見闔王
 霎時不見兵和將
 遍地鮮血染戰場
 軍陣誅滅逼賊党
 八洞神仙各回鄉
 玉蘭把劍來收上
 一時雲散見天光
 眾家弟兄齊誇獎
 文玉馬上喜洋洋
 當時傳令收兵將
 得勝回朝見君王
 却說韓文玉感謝玉蘭
 之恩收了兵將折了
 營房立下東靈山一
 路之上蹣跚勇勇

不覺到了京城次日把本奏君王天子所奏宣上金殿大大加封韓文玉封為定海王加陞三級賜銀十萬又賜虎皮裘一件乃是外國進貢之寶穿在身上暑天不熱冬天不涼欽賜愛卿以賞其功謝主龍恩 羅文孝封為禮部尚書 謝主龍恩 劉天壽封為威鎮侯賜人馬十萬鎮守二郎關 謝主龍恩 劉天玉楊論王金明胡義等均封為將軍之職 謝主龍恩 王蘭平服叛賊是乃莫大之功封為平東將軍之職 王蘭又不謝恩 皇上封為鎮東侯 王蘭不謝恩 皇上見他不謝恩便問曰汝不受官職莫非變為代羅神仙 謝主龍恩騰空而去家人喜悅不已 一一封畢欽賜御宴眾臣飲酒回府不提單表韓文玉回至府中寂寞無聊好不苦殺人也

丟下文玉且不講
茶不思來飯不想
待等平波風息浪
二人之言難盡講
銀棠看見喜心上
我送伯母回庄上
得勝回朝人人講
果然嫂嫂在廟內
拜謝尼姑恩情大

回書又說趙銀棠
朝日低頭淚汪汪
慢慢送你轉回鄉
又說胡仁走他方
兄弟如何到此來
去訪哥哥走一場
因尋嫂嫂到此方
小弟接你轉回鄉
母子收拾上路行

鉄佛寺中天天望
尼姑好言對他說
銀棠听言心不爽
長葉林前到處訪
胡仁萬言對他說
河東賊子人馬廣
到處找尋莫影响
銀棠听得這樣講
路上行程我不表

不知何日見天光
夫人不必淚兩行
低頭不語自悲傷
神人指引到廟堂
嫂嫂你且听言章
却被神仙來收藏
神人指路在廟堂
懷抱妓兒喜洋洋
到了東京說端詳

却說銀棠回至府中與韓文玉相會抱頭大哭一場文玉問銀棠道夫人如何懷抱
一子銀棠說道老爺請听就將太師設計害他黑夜搶親追殺家眷火燒朱家庄井
中生子細說了一遍文玉听言心中大怒忙寫本章次日早朝會合文武同僚臣
子將太師害他滿門之事奏於皇上

留在朝中害忠臣

龍顏大怒恨一声

這樣奸臣心不正

天子金殿看了本

一道聖旨來傳下

太師罷我為黎民

張全與他把計定

斬首示眾不容情

胡仁殺害李虎命

將功折罪做將軍

張龍火燒朱天佑

賜銀十萬賞他們

却說田德所見韓文玉回朝趕到了京城將文氏得染病身故之言對他說明文玉

所言夫妻痛哭一場文玉修本奏聞呈上告駕回到揚州披麻執杖把文氏安葬完

畢之後一家在朝受享榮華好不快樂文玉見他兒子生得俊秀與他更名韓榮華

後來也做大官這是後話言之不盡

看來還是天不肯

惡有惡報不差分

為善自有天憐憫

報應昭彰甚分明

又詩一首表韓文玉一家之美為証

詩

昔日冤含塞東洋

一家吊淚各分張

曰

江漢滔滔息波浪

千年萬古姓名香

後八仙圖終

昆明市慶雲街奎文書局批發新出各種大字唱書 書名列後

鸚哥記

蟒蛇記

普勸善言

滴木珠

龍牌記

柳陰記

西京記

救命船書

搖錢樹

後八仙圖

三元記

富貴圖

修真傳

賣花記

賣水記

白扇記

謀夫報

二十四孝

鳳凰記

吃烟頌格

遊地府

白鶴傳

紅燈記

盤真認母

目蓮救母

金鈴記

三孝記

紗燈記

取西川

出門苦情

八仙圖

十二元覺

元龍太子

苦節圖

碧玉簪

大孝記

醒閨編

孟姜女

張氏女勸夫

孝琵琶

彌陀寶傳

漢相薛朝記

醒介篇寶傳

黃氏三世寶傳

晉教慈航

連摩寶傳

破碗記

通仙橋

烏江渡

孔聖枕中記

如意寶珠

珠沙記

五桂緣

二度梅

金釵記

何仙寶傳

包公出身

四喜八角

女兒哭嫁

流年圖

白鸚哥行孝

血染衣

耗子告狀

藍橋汲水

少白扇記

三字經告狀

惡婆婆

勤大媽

盤天河

王大娘補缸

承蒙賜顧

無任歡迎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編校者

滇新文化書店

昆明市南大街

印訂者

鑫文書局

昆明市慶雲街六號

發行者

鑫文書局

昆明市慶雲街六號

分銷者

各埠各大書局

#56
107348
12

~~107348~~

(12)

2/1/2000